

【文章编号】1002-1329(2001)01-0074-03

上海城市形态的演化与文化魅力的探究

陶松龄 陈蔚镇

【中图分类号】G112：TU984

【文献标识码】B

1 城市形态演化的本质观——城市的记忆

1.1 上海城市形态演化缘由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远在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长江下游杭嘉湖苏平原的良渚文化奠定了上海城市形态演化的根基。尽管上海历经近代一百多年沧海桑田的变幻，历尽了繁华与沉寂，吴越文化的底蕴无论是在明末清初形成的上海老城厢、青浦朱家角镇的水乡街巷，或者松江醉白池精美的江南古典园林中都能寻觅到踪迹。而城市空间作为城市文化的载体，就其本质而言是地域文化的一种映射，上海城市形态亦秉承了吴越文化的“精髓”（图1）。

首先吴越文化是水之文化。从上海老城厢中可以看到，传统的城市形态是一个布局相当合理的水乡都会，整个老城依水而建，四周宽阔的城濠和外河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城墙中开有六处城门，其中有三处就是水门。城内河巷相依，纵横有序，呈现出江南城市典型的城市形态，现今的肇嘉浜路、陆家浜路都是在原来水道基础上填筑而成。因此，水曾经是上海城市形态中一个相当主体的元素，水在上海已经不是纯“自然景观”，

而是城市的文化景观。上海城市形态呈现沿苏州河由东向西延伸，顺黄浦江由南向北拓展的态势，表现出亲水性轻柔与细腻的特征。

其二，吴越文化中经济与文化是并重的。上海城隍庙老城厢是自明代建庙宇以来逐步形成的庙市结合的商业、宗教活动区，各类商铺、摊贩借城隍庙会之光，形成了至今仍名扬四方的城隍庙集市。将封建祭祀场所与文人雅士隐名遁业之处变为热闹的商业集市，也正是吴越地域文化中重商重利的映射。

其三，吴越文化具有开放气质。上海西联内陆，东濒大海，自开埠以来就是一个中原文化、闽粤文化与吴越文化交融汇通之地。从豫园湖心亭（建于1784年）的极为自由的建筑形式便可略见一斑，其多边形不规整的平面，大小各异的尖顶和短脊歇山屋顶，前后参差、高低错落，呈现出一种放任不羁的非正统体态。

上海城市形态作为地域文化的一种文化信息载体，生动的诠释着城市文化的内涵，同时吴越文化的浸染也是上海城市形态演化的缘由。

1.2 上海城市形态的变异

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西方文化的引入对城市形态构成一种强烈的冲击。许多西方建筑

师，在西方复古主义和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影响下，将学院派的构图规则和个性化的修辞手法融为一体，并且兼收并蓄，这一时期的建筑作品几乎囊括了西方复古主义时期和建筑运动初期各国的典型建筑风格。因此上海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也有“西洋文明最精美的复本”之名。甚至在1930年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与1949年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中还运用了西方新古典主义和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折衷混合的规划理念。

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形态开始由传统的吴越文化造就的水乡都会转向一种多元、复杂的城市形态，是一种充满矛盾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并存。这种强



图1 南翔古镇老街

制性的文化冲击，使上海千百年来的城市精神受到震动，使得城市形态既有协调和谐、也有矛盾与冲突的方面，既有历史的沉积、又有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断层。上海在1920年至1940年间大量建造的石库门里弄住宅、联立式新里、独立式住宅和花园住宅连同它们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形态的变异（图2）。丰富多元的里弄建筑，巧妙地将传统建筑原型与西方建筑语汇相融合，谱织出上海独特而和谐的居住环境。

今天上海居住形态具有相当的兼杂性，不同时代片段中形态的变异也形成了上海城市形态具有“拼贴”痕迹的个性特征。

1.3 形态、文化之关联

城市空间形态除了作为场所存在，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它的场所精神即灵魂，它折射出的正是城市文化、历史内涵、市民精神、社会审美心理与意识形态等等。

自然生长、发展中的城市之所以具备某种特定的形态，是各种外力作用的结果。这些外力包括经济、地理、技术、文化等等，而文化是这其中显效最缓慢、最具隐含性和持久性的力量。

芬兰著名建筑师伊·沙里宁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这昭示城市形态与城市文化之间有一种相对应的



图2 上海里弄文明——西方文化渗透下的生活居住形态的演变

关系。任何一种城市形态都不仅是空间上的概念，它是文化长期积淀和作用而形成的，上海由一个传统水乡都会发展成一个兼容东西文化的都会正反映了这种城市文化作用下城市形态演化的进程。上海城市的形态永远是城市在过去岁月中的印记，而城市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往往并存着不同时代的轨迹。

凯文·林奇1981年在他的《一种好的城市形态概论》中提出，“一种好的城市形态应该从社会文化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审美心理，意识形态、城市空间形态结合角度来看。”因此，一个城市形态的完美并不仅仅取决于城市结构的“合理”，在功能主义作用下的城市，人们仍然可能会有文化的失落感。文化与形态的这种关联其实正是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image of the city），阿道·罗西的城市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或者新城市主义的场所感（Sense of Place）所要共同表达与追求的。

2 上海城市文化魅力的价值观——海派文化的特性

2.1 海派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海派文化源于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强制性的侵入，然而这种充满矛盾的传统与现代的共存，使得上海成为多种文化汇聚的结合点。海派文化是指在同一场所不同时代特征、不同地理分野、不同审美追求的文化形式融合共存，海乃“海纳百川之喻意”。上海作为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发祥地，海派文化既有多样又兼容、敏感又合时宜、实效又富于创新的特性，又沿承了吴越文化对生活理解的细腻。它本质上是多样并立、卓而不群，正如罗小未先生精辟地概括：海派文化的生成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其更深层内涵是它的边缘文化的气质。

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与细腻，这表现在它对异质介入时的心理，然而在简单的经济原则的权衡下，它又体现出对

反叛的宽容，它不仅仅是多元的，而且是自由的，因此在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和物质侵击下，海派文化的“媚俗”，大众的共生的审美取向，多元性、多重性的拼贴重构的文化内涵亦不再局限于民族性与地域性。

2.2 海派文化的困境——媚俗与保守

对于上海，传统文化在地方历史上的再现与西方文明的介入一直在共同构筑着城市文化演进的动势，它给我们呈现出一幅文化拼贴的城市图景。好莱坞的商业电影、麦当劳的鲜艳标识、KPF的建筑顶部的构架还有已成为一种时尚标识的欧式复古建筑都说明了这种城市文化的现象——媚俗。齐康先生曾有言“上海的浦东新区像个‘曼哈顿’，从浦东望浦西和从浦西望浦东几乎一个样，上海的历史建筑只是历史留下的一层皮”。上海城市文化趋同的现象在无法避免中也已成为现实。

然而媚俗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保守。上海作为有着清晰的建筑风格历史的城市，这一现状从商业古迹的大量开发，从在上海相当有市场的迪斯尼式的虚假的历史建筑就可略见一斑。对于上海，老城厢明清时代的仿古建筑、旧时殖民时代的复古主义建筑，已经成为凌驾于城市生活之外的一种象征，然而它离今天的生活是那样的遥远。

媚俗与保守成为目前上海海派文化所面临的两大困境。

2.3 海派文化包蕴的精神价值

技术与人文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主要主题，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技术性文化占主流的今天，比特（Bits）成为构筑所有文化层面的基本元素，人们面临的正如马丘比丘宪章所指出的“技术惊人地影响着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实践”。从而造成了诸如传统文化的消失与文化趋同、时空感与地域性的消失、文化的产业化与商品化、传

陶松龄
陈蔚镇
上海城市形态的演化与文化魅力的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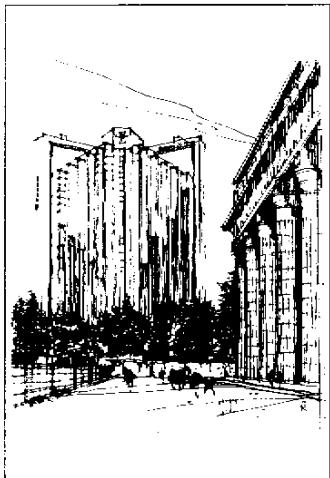


图3 古典建筑风格的上海展览中心与现代建筑风格锦沧文化大酒店，新旧建筑在此形成一种有趣的交谈方式，某种微妙的“血缘关系”，或许可以使它们找到相同的话题。

统技术与地方技术湮没等困惑。尤其是文化趋同的现象在无法避免中成为现实，并且由于文化的产业化，城市文化也成为一种技术性的产业与附属品，它的突出表现是“城市设计行为的商品化”。

1960年代以来后现代派和新理性主义都分别提出了重返乡土与场所复兴的理论，而实质上海派文化其源于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价值取向也不仅仅是“技术人文主义”、地域性与民族性，而是一种更高明的保存曾经伟大文化资源的方式。在今天海派文化面对着技术对城市文化消蚀的困境时，它需要做出一种独特解答，即以一种创新的姿态完成文化的延续和补足文明断层、维护文化特性。这正是海派文化精神本原的珍贵所在，它之不同于普通的传统文化保护与继承方式是它的主动出击、有意识的跨文化交流，使其得以避免一种弱势文化容易面临的过分保守的窘境。这在当今一些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中是常常被困扰的问题。

海派文化创新的精神内涵使得其对历史的、异域文化的传承具有相当的选择性，这是一个充

分争议演变、排斥和创造的过程，是一个积极探求现代化与本土化的过程。（图3）

3 城市风采的发展观——走向新的未来

3.1 从迁移、动荡趋向稳定、固有

“城市的轮廓在变迁，就象森林中树木老死折倒在地上，为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幼树所代替”。当城市形态变迁来临时，其影响在城市轮廓线上感觉最突出。上海在1990年代后期城市轮廓线的变迁速度是惊人的，相比于1950—1990年代城市形态缓慢而悠闲的变迁速度，上海“三年大变样”的建设速度使城市形态处在从迁移、动荡趋向稳定、固有的历程中。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已经在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演进，城市的功能更新与产业重构，使得城市空间形态面临着结构性的矛盾。准市场经济下土地要素市场化推动的城市高密度的复合开发，级差地租向下地产市场的过度开发，和初露端倪的社会阶层的分化等等现象使人们陷入一种迷惑，城市的肌理在大规模的旧城更新中曾经一度出现断裂，城市中心的向心精神随着大量居民的迁出也在消失，可认同的场所淡化了，城市生活的灵魂似乎开始飘忽不定，与传统的上海相比失落感是很显见的。这种动荡使得城市在经历结构性的重整后，规划师与建筑师在进行着种种尝试，它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人类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国际性与地域性”的二元纷争和对立，更主要的是多元化的交融与认同。新的城市形态与新的城市文化正在趋向稳定和固有，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毫无疑问有着成功的喜悦也有着失败的体验。

3.2 东西方文化的共生与交融——重塑城市的风采

卡斯蒂尔（M. Castells）曾写到：任何地域限定的地方社会，必须保持它们的特色并立足

于其历史的根源，诚然传统价值观可以提供力量和特色，但也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今天。

上海是有着浓郁东方文化根基的都市，海派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几十年中，一直在遵循着一种自觉的追求，用以表现对某一传统场所精神的尊重。然而，海派文化从来又都是西方文化元素的混合体，在被动性交流的早期，东西方文化元素是一种相持与并存的状态，在磨合数十年的今天，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出现——文化共生。这种文化的共生，创造了地域性与国际性、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对话的语境。在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中，上海城市空间形态已从苏州河畔、黄浦江的内向集聚，随着时光的推移，向着东海之滨、更宽广的地域扩展，由历史上的江南小镇跻身于世界大都市的行列，伴同曾经孕育成长的海派文化，迎着新世纪的到来阔步走向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 1 劳伦斯·哈普林（Lawrence Halprin）. 城市. 恩其，译.
- 2 常青，华耘. 上海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刍议. 时代建筑，1996（2）.
- 3 胡四晓. Puany & Platerzyberk 与“新城市主义”. 建筑学报，1999（1）.
- 4 “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观. 世界建筑，1998（6）.
- 5 张奕，陈纲伦. 21世纪的“另类建筑”文化. 世界建筑，1998（6）.
- 6 张应鹏. 吴文化的传统内涵与时代特征. 时代建筑，1998（2）.

【作者简介】

陶松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蔚镇，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0-09-20